

# 印卡塞隆<sup>2</sup>

# SAPPHIQUE

[英] 凯瑟琳·费舍尔 (Catherine Fisher) 著 钱峰译



在你身边还存在着一个隐形的独特世界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印卡塞隆2

# SAPPHIQUE

[英] 凯瑟琳·费舍尔 (Catherine Fisher) 著 钱峰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卡塞隆. 2 / (英) 费舍尔 (Fisher, C.) 著; 钱峰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87-4315-9

I. ①印… II. ①费… ②钱…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758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王峰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7-2013-4224

SAPPHIQUE by CATHERINE FISHER  
Copyright: © 2008 BY CATHERINE FISH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OLLINGER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著作权、版式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印卡塞隆2

[英] 凯瑟琳·费舍尔 (Catherine Fisher) 著 钱峰 译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 787×1092毫米 1 / 16 字数 / 318千字 印张 / 18.25  
版次 /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2.80元

---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 1

人们说，萨普菲克在跌倒之后就不一样了。他的心灵伤痕累累。他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比这座监狱的深渊还要深。他爬进了癫狂隧道。他寻找着阴暗的地方和危险的人。

——萨普菲克传奇

走廊非常狭窄，阿提亚身体靠在一边墙壁上，脚能踢到另一边的墙。

她在昏暗的走廊上等待着，竖起耳朵听着，嘴里呼出的气在微光照亮的砖墙上映出白白的水渍。走廊拐角处的火光在墙壁上荡漾出红色的波纹。

喊叫声比原先更大，肯定是群情激昂的人们所发出的。她听到了喜悦的号叫声，偶尔也听到突然间迸发的哄堂大笑。人们吹起了口哨，兴奋地跺着脚，还有阵阵喝彩声。

她舔了舔嘴唇上的水，有一股粗沙粒的咸味，她明白自己必须面对这一切。她已经走得太远、找得太久，不能在此时退出。无论她感觉多么渺小、多么害怕，这都是没用的，她别再妄想可以逃出去。于是她挺直身体，慢慢走到走廊的尽头，然后放眼望去。

几百个人挤在被火把照亮的小广场上。他们挤成一团，她站在他们身后，汗臭和体臭味混合在一起，熏得人难受。在人群后面，一些老妇人也赶来瞧热闹，伸长了脖子往里看。半人们蹲坐在阴暗的角落里。男孩子们踩着彼此的肩膀，爬到旧房子的屋顶上。由俗艳的帆布搭成的摊位上卖着热食，辛辣的洋葱味和吱吱响的热油唤醒了她饿扁的肚子，她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这座监狱也很有趣。在她的头顶上方，在脏兮兮的稻草屋檐下，一只小小的红色监视器正好好奇地观察着这一切。

人群发出了兴奋的叫喊声，阿提亚不由得绷起了肩膀，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一些狗在争抢人们扔在地上的剩饭，她绕过它们，走到昏暗的广场入口处。有人从她身后溜了出去，等她转过身的时候，手里已经握着一把小刀。

“想都别想。”

小偷吓得后退几步，接着笑嘻嘻地摊开了双手。他身材瘦削，浑身脏兮兮的，牙齿掉得没剩几颗。

“好的，亲爱的，是我不好。”

她看着他溜进人群中。

“本来就是。”她嘀咕道。她把刀子收进刀鞘，跟在他后面往人群里挤去。

往前挪一步都很艰难。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迫不及待地想看最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起叹息、大笑、喘着粗气。衣衫破烂的小孩们在人们脚下滚来滚去，一不小心就被大人踢到或踩到。阿提亚骂骂咧咧地奋力往里挤，见缝就往里插，在别人胳膊下闪来避去。个子娇小也自有好处。她一定要挤到最前面，一定要看看那个人。

她气喘吁吁地冒着被擦伤的危险往前挤，终于挤到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中间，得以停下来喘口气。

空气里满是呛鼻的烟味。周围都点着火把。在她面前，一块泥地被绳索围了起来。

在泥地上，趴着一头熊。

阿提亚盯着这头熊看。

这头熊身上的黑毛脏兮兮的，两只小眼睛里闪烁着残暴的光。它脖子上拴着一根铁链，哐当作响，驯兽师站在暗影里，手里牵着铁链的另一端，他是一个蓄着长胡子的秃顶男人，皮肤上的汗水微微闪着光。他身体的一侧还挂着一面鼓，他击打这面鼓的时候，就会短促地拉动这根铁链。

这头熊缓慢地用后腿站立起来，然后开始跳舞。

熊站起来比一个成人还高，笨拙地舞动着，转着圈。它戴着口笼的嘴流着口水，铁链在脖子上留下了鲜红的血印子。

阿提亚皱起了眉头，她太明白这是什么滋味了。

她举起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原先戴铁链勒出的伤痕和淤青留下了淡淡的印子。



她和这头熊一样，都做过铁链的奴隶。如果不是芬恩出现的话，她也许现在仍然做着别人的奴隶。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她现在已经离开人世了。

芬恩。

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道伤痕。一想到他背叛了自己，阿提亚就心痛不已。

鼓声敲得更响了。熊一跃而起，笨拙地用爪扑向铁链，人群发出一阵喧哗声。阿提亚面孔铁青地看着眼前的情景。突然间，她看见了熊背后的海报。海报贴在潮湿的墙壁上，整个村子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海报，她走到哪里都能看到。

这张海报边缘参差不齐，湿漉漉的，四周的角都卷了起来，内容非常抢眼。

来吧，善良的人们。

见证奇迹！

见识失传的宝物！！

见识死去的活人！！！

见识印卡塞隆最伟大的魔术师。

戴着萨普菲克的龙手套！

——黑暗魔术师

阿提亚沮丧地摇了摇头。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她找遍每一道走廊、每一间空空的厢房、每一个村落、每一座城市、每一片布满沼泽的平原、每一间纵横交织的白色牢房，就是为了找到一位智者，找到一个牢房生人，找到一个听说过萨普菲克的人，而到头来，她找到的只是一场在陋巷举行的俗气杂耍表演。

人群跺着脚鼓掌叫好。她被旁边的人挤向一边。当她又被挤回来的时候，她看见熊转过身，把头扭向驯兽师，驯兽师吃了一惊，赶紧扯着铁链把熊往下拽，并拿起一根长棍把熊往阴暗处赶。她身边的人们发出轻蔑的喧哗声。

“下回你自己和熊跳舞吧！”人群中有人叫道。

一个女人也咯咯地笑起来。

人群后面传来喧闹声，人们大声要求驯兽师再耍些不一样的花样，听起来既不耐烦又尖刻。人们慢慢地开始鼓掌。接着掌声又消退了，重归于一片沉寂。

在火把照亮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仿佛是从暗影和火焰里走出，然后幻化成人形似的。他身材很高，穿着一件黑色的外衣，衣服上闪烁着成百上千道细细的奇异微光。他一张开双臂，宽大的袖子就自动打开了。这件衣服是高领。他长着一头黑黑的长发。在黑暗中，他看起来很年轻。

没有人说话。阿提亚能感觉到，大家都被眼前的情景吓到了，顿时一片安静。

他长得跟萨普菲克一模一样。

每个人都知道萨普菲克长什么样子，有关他的画像、雕塑和传说何止千万。他长着翅膀，有九根手指，并且从监狱里成功出逃过。他跟芬恩一样，也答应过会再回来。阿提亚不安地咽了一口唾沫。她的双手在颤抖。她捏紧了拳头。

“朋友们，”魔术师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人们竖起耳朵听他讲话。“欢迎来观看我的奇迹表演。你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幻觉。你以为我会拿镜子、假牌和藏起来的小机关哄骗你，但是我和其他魔术师是不同的。我是黑暗魔术师，我给你们看的是真正的魔术：星的魔术。”

人们一齐倒吸了一口气。

因为他举起了右手，他的右手上戴着一只手套，这只手套是黑色的，闪烁着白色的亮光，并且发出响脆的噼啪声。墙壁周围的火把一下子亮了起来，接着火光又暗淡下去。站在阿提亚身后的一个女人害怕得发出一声怨叹。

阿提亚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她看着前面的情景，下定决心不让对方吓倒。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真是萨普菲克的手套吗？难道手套没被毁掉，而且仍然残存着一些神秘的魔力？但是接下来，她的疑惑渐渐开始消除了。

这场表演简直惊心动魄。

魔术师的表演让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他拿起某件东西，让这件东西消失，然后再把它变回来。他凭空变出鸽子和甲壳虫。他向一个女人施魔术，使她睡着，然后让她的身体毫无支撑地缓缓上升，最后消失在烟雾缭绕的夜空中。他从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口中掏出蝴蝶。他用魔术变出金币，并把金币抛向伸出双手不顾一切乱抓的人们。他打开了空中的一扇门，走进门内，人们在下面大声呼唤他赶紧回来。而当他从门背后出现的时候，却对他们狂躁的情绪置之不理，平静地迈着步伐，于是他们惊恐地往后退，好像害怕碰到他的身体



似的。

当他走过的时候，阿提亚感觉到他的外衣擦到了她一边的胳膊，她立刻感到一阵针刺般的疼痛，身上的每根汗毛都立了起来，仿佛有静电扫过一般。他朝她身边的人群看了一眼，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正好和她对视了一下。

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救救我儿子吧，大师！救救他！”

一个婴儿被举了起来，掠过人们的头顶，从人群后面往前传。

魔术师转过身，举起了一只手。

“过一会儿我再治，现在不行。”他的声音充满了威严，“现在我要召唤全身心的力量。我要展示读心术，要进入死亡之地，然后再起死回生。”

他闭上了双眼。

魔术师独自站在黑暗处，嘴里念念有词：“这里有太多的悲伤，有太多的恐惧。”当他睁开眼望向人群的时候，仿佛被人数众多的观众吓了一跳，几乎面露为难之色，对眼前的任务有些迟疑。他轻声说：“我需要三个人走上前来。但是他们必须愿意流露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只有那些愿意向我袒露灵魂的人才行。”

一些人举起手来。女人们大声要求参加。在片刻的犹疑之后，阿提亚也举起了手。

魔术师向人群走去。“那个女人。”他说完后，就有一个女人被人群推到前面来，她满脸通红、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那个男人。”一个高个子男人本没有自愿举手，但他周围的人把他拽了出来。他嘴里嘟囔着，局促不安地站着，似乎被恐惧吓着了。

魔术师转了转身。他冷冷的目光从众人脸上扫过。阿提亚屏住了呼吸。她觉得他若有所思的目光如同热浪一样扑到自己脸上来。他停下来，目光往回扫。有那么一刹那，他们的目光交会在一起。他慢慢地举起手，用中指指向她所在的方向，人们顿时大叫起来，因为他们发现，他和萨普菲克一样没有右手的食指。

“你。”魔术师低声说。

阿提亚深吸一口气，使自己冷静下来。她的心脏由于恐惧，怦怦跳个不停。她必须挤过人群，才能走到那片昏暗、烟雾缭绕的空地上。然而，她必须



保持冷静，把内心的恐惧隐藏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必须表现得与其他人并无二致。

他们三个被安排站成一排，阿提亚能感觉到，站在她身边的女人激动得颤抖不已。魔术师从他们面前走过，眼睛仔细审视着他们的脸。在他的注视下，阿提亚尽可能表现得不卑不亢。他别想读懂她的心思，她心里确信这一点。她亲眼见识过和听说的事情是他所无法想象的。她可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拿起另一个女人的一只手。片刻之后，他用轻柔的声音说：“你很想念他。”

这个女人满脸惊讶。她满是皱纹的额头飘着一缕乱发：“是的，先生。我想念他。”

魔术师微微一笑：“别害怕。他平静地生活在印卡塞隆，很安全。这座监狱并没有忘记他，他的身体在白色的牢房里，完好无损。”

这个女人听罢便身体发抖，喜极而泣，她吻了吻他的双手：“谢谢您，大师。感谢您告诉我这些。”

人群发出了响亮的赞叹声。阿提亚露出了嘲讽的微笑。这些人太愚蠢了！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位所谓的魔术师其实并没有告诉这个女人什么吗？只是侥幸猜中而已，几句空洞的话竟然就让他们全盘相信了。

这些对象是他精心挑选的。那个高个子男人惊恐万分，只要问他，他就会什么都说。魔术师询问他生病的母亲情况怎么样，结果他结结巴巴地说，她正在好转。人们鼓起掌来。

“她的确正在好转，”魔术师举起那只缺了一根手指的右手，示意人们安静下来，“我预言，她到黎明时分就会退烧。她会坐起来，并且叫你过去，我的朋友。她会再活十年。我看见你的孙子们坐在她老人家的膝上。”

这个男人说不出话来。一看见他眼里的泪水，阿提亚就觉得恶心。

人们嘀咕起来，也许他们并不太相信，因为当魔术师来到阿提亚面前时，他突然转过身朝向人群。

“你们有人会想，预测未来是件容易的事。”他抬起年轻的脸庞，注视着人们，“你们会想，我们哪会知道他是对是错啊？你们的这种怀疑是合理的。但是我的朋友们，一个人的过去就不同了。我接下来会告诉你们这个女孩过去的经历。”



阿提亚紧张起来。

也许他觉察到了她的恐惧，因为一丝微笑在他嘴角浮现。他凝视着她，他的眼睛渐渐变得呆滞起来，仿佛很遥远，像夜空一样黑暗。然后，他举起戴手套的那只手，摸了摸她的前额。

他低声说：“我看见了一条很长的路。很长很长，你长途跋涉了很长时间。我看见你像野兽一样蜷缩起来。我看见你脖子上拴着一根铁链。”

阿提亚咽了一口唾沫。她很想马上逃走，不过她并没有，她点了点头，人群一片静寂。

魔术师拿起她的一只手。他用手握着她的这只手，他手套里的手指长而瘦。他的声音里满是不解：“我看见你记忆里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我看见你爬上一架很高的梯子，看见你从一头庞大的野兽身边逃走，看见你乘坐一艘银色的船飞过城市和铁塔。我看见了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芬恩。他背叛了你。他把你抛在身后，虽然他承诺一定会回来找你，但你却担心他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爱他，你也恨他。我说得对吗？”

阿提亚的脸烧得通红。她被握的那只手颤抖起来。“对。”她疲惫地说。

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

魔术师注视着她，仿佛她的灵魂是透明的，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移开视线。他又发现了些什么，他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就连他的眼睛也不例外。他的外衣上闪着细小的亮光。他那只戴手套的手握着她的手指，如寒冰一般冷。

“星星，”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看见了星星。在星星下面有一座金色的宫殿，里面点着蜡烛，窗户透着一片光亮。我走到一扇黑暗的门前，从门的钥匙孔往里看。这座宫殿离这里很远很远，那是外面。”

阿提亚惊得目瞪口呆，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他。他的手抓得她生疼，可她不能移开。他的声音很低。

“有一条通往外面的道路。萨普菲克找到了这条路。这个钥匙孔很小很小，比一粒原子还要小。老鹰和天鹅张开它们的翅膀，守护着这个出口。”

她必须动一动，打破这个魔咒。她瞥了一眼身旁的人们，他们把这片空地挤得严严实实，有驯兽师，有七个杂耍演员，还有剧团的舞蹈演员。众人纹丝不动地站着。

“大师。”她低声叫道。

他眨了眨眼睛。

他说：“你在寻找一位可以给你指明出路的智者。而我，就是这个人。”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他对人们说：“萨普菲克所走的路就是死亡之门。我会把这个女孩带到那里，然后再把她带回来！”

众人发出一阵欢呼声。他用手牵着阿提亚，走到这块空地的中央。这时，只有一只火把还在摇曳。地上放着一张睡椅。他示意她躺到这张睡椅上去。

她满心恐惧地坐到睡椅上。

人群里有人叫出声来，不过很快就安静下来。

人们向前探着身体，热气和汗水混合在一起。

魔术师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手，说道：“我们畏惧死亡，我们竭尽全力阻止死亡的来临。但是，死亡是一道双向的走廊。你们可以亲眼见识死去的活人。”

睡椅非常坚硬。阿提亚用手抓住睡椅两边。这就是她此行的目的所在。

“注意了——”魔术师说道。

他转过身来，人们发出一阵惊叹，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把剑。他凭空拿出这把剑，慢慢从黑暗中拔出了剑，剑锋闪着蓝色的冷光。他举起了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监狱高高的屋顶上方几英里高的上空掠过一道闪电。

魔术师抬头望了望，阿提亚也眨了眨眼。

雷电隆隆作响，仿佛是有人在大笑。

一时间，所有人都倾听着雷鸣声，不安地等待着监狱有所行动，以为街道会塌陷、天空会舒展开来、毒气和闪电会把他们掀倒在地。

然而，印卡塞隆这座监狱并没有作出干扰之举。

魔术师快速说道：“我的圣父监狱注视着这一切，并允许我这么做。”

他转过身去。

睡椅上有一些铁链，他用铁链捆住阿提亚的手腕。一条皮带缠绕在她的脖子和腰部。他说：“保持绝对安静。”他明亮的双眼审视着她的脸庞：“要不然会极度危险。”

他转向观众。“注意了，”他大声说，“我把她放出去。然后再把她带回来。”



他用双手扬起了那把剑，剑尖悬在她胸部上方。她想大叫“不”，可她的身体却生硬而麻木，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闪闪发光而锋利的剑尖上。

她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他就将利剑插入了她的心脏。

这就是死亡。

死亡温暖而黏糯，死亡的味道一波波袭来，像疼痛一样浸透了她浑身每一个角落。没有了呼吸的空气，没有了要说的话。她的喉咙透不过气来。

接着就是一片纯净，像她在外面看到的天空那么蔚蓝而空旷。她看到了芬恩、看到了克劳迪娅，他们俩坐在金色的宝座上，转过身来望着她。

芬恩对她说：“我并没有忘记你，阿提亚。我来找你了。”

这时的她只能说出一个词，说完之后，她看见了他惊诧的表情。

“骗人。”

她睁开了眼睛。

她的听觉似乎一下子开阔起来，像从某个遥远的地方冒出来似的。人们大叫大笑起来，她身上的束缚被解开了。魔术师把她扶了起来。她低头去看，发现衣服上的血迹消失不见了，他手里的那把剑的剑锋是干净的，而且她也能够站起来。她深吸一口气，双眼也变得清晰起来。她看见人们站在房子和屋顶上，还有的人扯着遮阳篷，将头探出窗外，掌声经久不息，人们用尖叫来表达对魔术师的崇拜之情。

这位黑暗魔术师拉起她的手，和她一起向观众鞠躬，他戴着手套的那只手将剑举向观众上方，杂技演员和舞蹈演员小心翼翼地溜进来捡如同流星雨般落在地上的钱币。

当这一切结束之后，人潮逐渐散去，只有阿提亚一个人紧抱双臂站在广场的一角。她胸部下面隐隐作痛。一些女人聚集在魔术师刚才走进的那扇门旁边，怀里抱着自己生病的孩子。

阿提亚慢慢地呼吸着。她觉得自己既呆板又愚蠢。她觉得仿佛身体里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让她丧失了知觉，而且不知所措。

趁人不注意，阿提亚飞快地转身躲在遮阳篷下，她走过熊栏和杂技演员们住的破篷子。有个杂技演员注意到了她，不过他并没有动，仍然坐在生起的火堆旁烤肉。

阿提亚打开一扇通往屋顶下的小门，悄悄地溜了进去。

房内黑漆漆的。

他就坐在一面脏兮兮的镜子前面，屋内只点着一根蜡烛，他抬起头，从镜子里看到了她。

在她的注视下，他摘下黑色的假发，伸开那根“缺失”的手指，擦掉涂在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的化妆品，然后把那件破烂不堪的外衣扔到地板上。

他用手肘支在桌子上，露出稀疏的牙齿，朝她一笑。“一场出色的表演。”他说。

她点了点头：“我就说我可以做好。”

“的确，我现在深信不疑，亲爱的。这个工作归你了，如果你想做的话。”他把一块开特（ket，注：一种食物）丢进嘴里，开始嚼起来。

阿提亚环视四周，压根儿不见手套的踪迹。

“哦，好的，”她说，“我想做。”

## 2

你怎么能背叛我呢，印卡塞隆？

你怎能任我堕落呢？

我原以为自己是你的儿子，

却似乎只是你的玩偶。

——萨普菲克之歌

芬恩把文件朝墙上扔去。接着他拿起砚台，将砚台也扔了出去。砚台碎裂



之后，黑色的墨汁洒了一地。

“殿下，”管家见状吃了一惊道，“请不要这样！”

芬恩没有理会他。他又举起桌子，将桌子抛了出去，桌子撞到墙壁后，发出很大的声响。桌子上的纸和卷轴如雪片般落在地上，盖有印章的文件和捆卷轴的缎带摔得七零八落，乱成一团。他脸色阴沉地向门口走去。

“殿下，至少还有十六份……”

“扔到一边去。”

“殿下？”

“你听到了？烧了、吃了、拿去喂狗！”

“有些请帖需要您的签名。您要签署《幽灵协议》的文件，还有加冕礼的命令。”

芬恩没好气地转过身，冲正在手忙脚乱地整理文件的管家说：“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不举行加冕礼！”

管家听罢张口结舌。芬恩转身一把推开门，走了出去。门外的守卫挺直身体，敬了个礼，然后跟随在他后面，他骂了他们几句。接着他开始跑起来，穿过狭长的走廊，跑过帷幔和大会客厅，跳上软垫沙发，一把抓起精致的椅子扔了出去，把紧跟在他后面的守卫累得气喘吁吁。他飞快地跳上桌子，在光滑的桌面上爬了起来，他避开银烛台，一跃跳到窗座上，接着哧溜一声跳出窗扉，消失不见了。

管家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门口，发出一声哀叹。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一间狭小的侧室，关上房门，腋下气无力地夹着一沓皱巴巴的纸，他把这沓纸拿了起来。他仔细地环视一周，拿出她给自己的小型计算机，然后离得远远地按下了计算机的按钮，他有些迟疑，因为这么做违反了协议。但他又不敢不这么做，因为她几乎和王子一样可怕。

计算机发出一声脆响。“怎么了？”一个严厉的女声传了出来。

管家紧张得咽了咽唾沫：“对不起，克劳迪娅小姐，您让我在有情况时向您汇报。现在，有情况发生了。”

芬恩四脚着地地跳到窗户下面的碎石地上，然后站了起来。他大踏步穿过草地。一群朝臣看见他走过，赶紧列队向他行礼，撑着精致阳伞的女人们慌慌张张地弯腰行屈膝礼，男人们则连忙脱帽鞠躬。芬恩目不斜视地大步从他们身

边走过，他脸上带着一丝轻蔑的笑。脚下的小道从花圃中间穿插而过，修得甚是精致，人从上面走过的时候，白色的贝壳在脚下咯吱作响。一个怒气冲冲的园丁从树篱后面走了出来，可他一看到是芬恩，就急忙单膝跪了下来。芬恩见状露出一抹冷笑。在这个美丽的天堂当王子还是有些特权的。

这真是完美的一天。朵朵白云飘荡在天空中，可他还是无法习惯天空那令人惊叹的蔚蓝色。一群小鸟在湖畔的榆树上欢腾雀跃。

他需要的是这片湖水。

如镜的蓝色湖水像磁铁一般吸引着他。他解开了脖子前的硬领，这是仆人叫他穿上的，拉开衣服，一遍又一遍地咒骂着：这些绷得紧紧的衣服、让人头晕的种种规矩礼貌，还有无数的礼仪。突然间，他开始奔跑起来，他经过供奉着鲜花的雕像和墓碑，一群白鹅正在草地上觅食，结果被他吓得嘎嘎叫，拍着翅膀跑开了。

他现在的呼吸变得顺畅多了，眼睛的晕眩和疼痛也减轻了。一回到那间沉闷得叫人受不了的办公室，一看到那张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他就会犯这个毛病。这种感觉像愤怒一样在他内心滋长。也许这本来就是愤怒。也许他应该任其发展，并且满怀感激地逐渐适应，这种疼痛的爆发总是像路上的幽暗泥潭一般不期而至。因为无论他看到什么，无论他多么难受，等这一切结束之后，他就能够休息了，他要酣畅淋漓地睡上一觉，在他的梦里，再也没有监狱，也没有奎朗这位留在监狱的结拜兄弟。

在微风的轻拂下，湖水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他摇了摇头，此时的温度恰到好处，湖面清澈如镜，可这只叫他生气。湖畔的栈桥边停着几艘小船，小船一端的绳子在水里荡漾，周围是扁平而翠绿的荷叶，一些小昆虫在荷叶上翩翩起舞。

芬恩不知道这些景象哪些是真实的。

至少，他在监狱的时候能够分辨事物的真假。

他坐在草地上。他感觉筋疲力尽，并且开始生自己的气。管家只是做好本分而已，而他竟然打翻了墨水，真是蠢极了。

他趴在地上，把前额埋在双臂下，享受着和煦的阳光。阳光很热，也很明亮。他直到现在才适应了这种阳光，他刚到外面的前几天，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必须戴墨镜，因为他的眼睛一接触到阳光就会流泪。在过去几周的时间



内，他的皮肤褪去了那种苍白，他一直忙着洗澡、除虱，杰瑞德还给他开了好多药。在这几周内，克劳迪娅耐心地教导他如何穿着、如何谈话、如何用刀叉进餐，还有称呼和鞠躬这些规矩，以及如何做到不喊叫、不吐痰、不骂人 and 不打架。

两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囚徒，还是个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小偷和骗子。而现在，他却是天堂的王子。

然而，他现在却是前所未有的不开心。

一个人影走到他面前，他眼睑之外的红色阳光变暗了。

他仍然紧闭着双眼，不过单凭她身上所散发的香水味，他就清楚地知道她是谁了。她坐到他身边低矮的岩石护墙上，身上的衣服沙沙作响。

过了一会儿，他说：“梅斯特（注：即女导师）诅咒了我，你知道吗？”

克劳迪娅冷冷地回答：“不知道。”

“她的确诅咒我了。梅斯特的死难道是我的错吗？我从她身上拿了水晶钥匙。她临终说‘但愿它毁了你’。我觉得她的诅咒要成真了，克劳迪娅。”

她没有答话，彼此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之后，他抬起头，睁开眼睛看了看她。她穿着一条桃红色的真丝裙子，双膝屈起，双臂抱膝。她看着他，脸上流露出带有一丝忧虑的愠色，这种表情他再熟悉不过了。“芬恩……”

他坐起身来。“不要！不要告诉我应该忘记过去。不要再告诉我，这里的生活只是一场游戏，而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和每一次优雅的鞠躬只是游戏里的举动而已。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愿意！”

克劳迪娅皱了皱眉头。她看见了他眼睛里流露的痛苦。每当他难受的时候，他就是现在这副表情。她本想吼他一顿，不过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轻声问道：“你没事吧？”

他耸了耸肩。“那种感觉又来了。不过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以为……我以为从那里逃出来之后，就不会再受这种痛苦了。那么一堆破文件……”

克劳迪娅摇摇头说：“不是文件的原因，还是因为奎朗，对吗？”

芬恩凝视着前方。过了一会儿，他说：“你非得老是这么直接吗？”

她大笑起来。“我可是杰瑞德老师的徒弟，擅长观察和分析。”她接着苦涩地说，“我还是印卡塞隆监狱长的女儿。我是这场游戏的最佳选手。”

让他惊讶的是，她竟然主动提起了她父亲。他掀起一片草叶，一点一点地



撕着。“你说得没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奎朗，他可是我的结拜兄弟，克劳迪娅。我们发过誓忠于彼此，忠于死亡和一切。你压根不明白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在监狱里，没有人能独自活下去，即便在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照顾我。我参加过上百场打斗，而他就是我的后盾。那次深陷兽穴的时候，是他回来救了我，就算他没有钥匙，就算他本可以自己跑出去逍遥快活。”

克劳迪娅没有说话。后来她开口了：“是我让他找到了你。你不记得了吗？”

“就算你不帮他，他也会那么做的。”

“他会吗？”她凝视着湖水说，“在我看来，奎朗是个傲慢、无情，并且极其虚荣的人。你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他却只关心他自己。”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你没见过他和我们的侧翼之主打架。他那天的表现很棒。他是我的兄弟。我答应过把他带出来，可我却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个鬼地方。”

一群年轻人从射箭场那边走过来。克劳迪娅说：“那是卡斯帕和他的亲信。快点。”

她跳起来，把一艘船用力往湖畔拽。芬恩跨进船里，拿起船桨，她也跟着上了船。划了几下之后，他们就来到了静谧的湖面上，行进的船头在郁郁葱葱的荷叶间荡起了涟漪。蝴蝶在温暖的空中飞舞着。克劳迪娅躺在靠垫上，抬头望着天空。“他看见我们了吗？”

“看见了。”

“很好。”

芬恩用嫌恶的目光看着那群毫无活力的年轻人。从这里能清楚地看见卡斯帕的红头发和他身上华丽的蓝色双排扣长礼服。他大笑着，向船的方向鞠了个躬，立起身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丝嘲弄的诡笑。芬恩阴沉着脸往后看了看，说：“在他和奎朗之间，我肯定不会选他做兄弟。”

克劳迪娅耸了耸肩，不以为意：“我赞同你一点。别忘了，我差点嫁给了他。”回想起了往事，她还记得自己故意把婚纱上的蕾丝和衬裙撕个粉碎，心里涌起那种冷静的快乐，仿佛她撕碎的是自己的人生或者她和她父亲的身体。

“现在你又嫁给他了。”芬恩轻声说。